

# 章 孝 嚴 的 天 倫 痛

## 談「認祖歸宗」

●周谷（美國華府中國現代史研究所主任）

### 能否歸宗順其自然

筆者早年在中外雜誌發表「章亞若生死恨」，一九九四年五月又發表「蔣經國與章亞若之戀」，承海外海內讀者一再要求我談談章亞若兩個兒子章孝嚴、章孝慈的認祖歸宗問題，深感中外雜誌行銷廣遠，文稿受人重視。

一九九五年九、十月間，美國各大城市的僑教中心辦理音樂會等活動招待僑胞，章孝嚴出現在各種場合，態度親切謙和，另一方面，由於孝嚴的雙胞弟弟孝慈因高血壓導致中風，至今仍昏迷不醒。孝嚴為了倡導人們對高血壓的防治警覺，也頻頻出現在電視宣傳短片上。人們因他遭逢天倫之痛，對他的忠愛國家倍增敬佩、關懷之情，衆多華僑弟弟要筆者務必談談章孝嚴認祖歸宗，情不可卻，特撰蕪文，敬請讀者指教。

前些年每當有人問及兩兄弟認祖歸宗之事，兩個當事人都異口同聲說：「順其自然。」我猜想他二人說的「順其自然」，應是

要等到「時機成熟」，亦即要有蔣府長輩說句話，小輩才敢點頭答應。依舊式規矩，小輩哪能對這一敏感的事有所要求？然而蔣府夠資格講話的蔣中正夫人宋美齡女士及蔣經國夫人方良女士均保持沉默，兩兄弟歸宗之事，就這樣拖了下來，會否胎死腹中？誰也沒有把握。

據與蔣經國生前極為接近的某大老說：「孝嚴孝慈兩兄弟願認祖歸宗，是個極好的起步。」他並強調：「經國先生與章亞若女士及章氏兄弟之事大家雖然都已熟知，要把他們編入蔣經國傳以及大事年表，必須要待他二人正式完成認祖歸宗程序以後，才能處理。」

換言之，章孝嚴、孝慈兄弟要想列入蔣家家譜正式紀錄，必須完成「易章為蔣」的法律程序才行。

### 依法論事歸宗不易

依中國民法規定，易姓不是一件簡單事情，首先要由生父認領，或由生母提出訴訟

，經過訴訟程序判歸生父，他二人才能視同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相同的權利。然在當今，二人的生父生母都已故世，他人哪有資格提出認領問題，以故，話題上說的他二人歸宗就像鏡花水月一樣，可望而不可及。兩兄弟唯一可辦的是援用早年曾經在新竹競選市長施性忠玩過的手法，這一手法是：在蔣家長輩中認一位能作他養父的人（施性忠使其妻莊姬美改姓施，認一施姓老婦作養母，以期新竹再選出「施市長」）。在目前，蔣家夠資格作蔣孝嚴、孝慈養父的人只有蔣緯國一人，但蔣緯國在名分上是他二人的胞叔，即使認了，他二人也無法歸之於蔣經國名下。何況蔣緯國的血統關係也遭人懷疑（外界有人指他是戴季陶之子，其本人不承認亦不否認），章氏兄弟何必多此一舉？

章孝嚴對這件事情曾向媒體記者說：「認祖歸宗須長輩說話。」依中國宗法傳統，大家長說了才算數，因而蔣家現存最長的長輩蔣夫人（指宋美齡或蔣方良）開了口，要他兄弟歸宗，蔣家就無人敢反對，唯一有資

格反對的是蔣方良，但她一向少有主張，出面反對的可能性不大。但如要她主動發話讓章氏兄弟歸宗，恐怕少有可能。倒不是她無此胸襟，而是無此必要，除非有人要她如此做，否則她不會主動去辦。蔣家長輩果真有人出面，兩兄弟是否就可順利歸宗？事實上也不一定。因為他二人的出生證明書有沒有註明生父是「蔣經國」？如無證明，光憑空口白話也不具法律效力，也許政府有關單位屆時「設法」使其完全合法（例如法律解釋），但在當今沒有人敢違法。

中國昔日社會，子女庶出如過江之鯽，但嚴格說來章氏兄弟連「庶出」都不算。所謂庶出，為男人與之公開同居具有侍妾身分所出，有的甚而明媒正娶，跟正妻結婚儀式沒有什麼兩樣，但章亞若只是蔣經國的情人，什麼名分都沒有，兩人生子算不上庶出呢？不過，中國宗法社會採血統傳承主義，兩兄弟確為經國骨肉，因而在習慣上應該姓蔣，但到了如今，章孝嚴、孝慈能否姓蔣？尚須依現行法律去研究。

即使算是庶出，在中國宗法傳統裡，也是地位卑微，不能跟嫡生子女相提並論的。以前的社會，庶出之子有人稱他為「孽子」，孽子必須加倍努力，力爭上游，有了相當成就，也不能在別人面前抬頭挺胸，所以有「孤臣孽子」一辭，勉勵這種人士向上。

有這麼多困難，所以章氏兄弟再三強調「歸宗順其自然」，是有其道理的。何況歸

宗改姓之後，他二人還有許多麻煩，兩兄弟均已學成業就，子女繞膝，一旦改姓，他二人的證件都須依此變更，過程非常複雜麻煩，一動不如一靜，所以他二人對於改姓並不積極。

### 形式不如實質重要

但中國民法有「子女得隨母姓」的規定，是知章氏兄弟的章姓是名正言順的。再說今日社會，人人生而平等，早無嫡庶之分，近代大思想家胡適也是庶出，他不也是受人崇拜嗎？章孝嚴在答覆別人詢及歸宗問題時說：「我是誰並不重要，是什麼才重要，Who are you 並不重要，What are you，才重要。你是誰的孩子並不重要，你對社會有什麼貢獻，是個什麼樣的人，才重要。」

章孝嚴不厭其詳，一再解說，他的意向不言可喻，關心者一再對他垂詢實為多餘。章孝嚴、孝慈兄弟內心想認祖歸宗，是肯定的，因為孝嚴曾經強調「歸宗這件事還我母親一個公道，遠比對我自已重要。」他認為歸宗不是法律問題，亦非政治問題，而是天性人倫的考慮，他希望大家以開闊的心胸來看待這一段亂世兒女的愛情傳奇，他並借用李登輝總統引用一位法國詩人的句子：「葡萄成熟時，一切自然會解決。」

國民黨黨史會出版正史，不能有假是對的。但章亞若母子的往事，早已是公開的事實，蔣家在台親屬都承認此一往事，「孝」

字輩的兄弟也在一起公開暢敘手足情誼，黨史會出版的蔣經國年表不記錄此事，是不是反而失真呢？

中國人最重視宗族，最痛苦的莫過於被排斥於宗族之外，孝嚴長於外交，孝慈長於法律，兩人治學與事業均有傑出成就，仍不免有「歸宗」無處之苦，難怪面對此事總是滿臉無奈。

章孝嚴曾說過：「這件事就像中美關係一樣，實質關係和正式關係無法兼有，我們必須接受這個困難，這個事實，到了有一天可以復交了，就會自然復交，但在沒有辦法復交的時候，要先把實質關係弄好。私人關係也是這樣，內容比形式重要，絕對不要因為形式改變而破壞了內容，製造更多的困難。」

「從純倫理方面講，這件事很重要，有些人比我還急，他們說：『這不是你的事，這是蔣故總統的事』，但是我認為情況要弄清楚，我不是反對這件事，而現在不是辦這件事的時候。」

「如果因為不能歸宗，反而對蔣故總統產生不敬，就很不好了，何不讓他自然發展，儘量做得完美一點。」

### 如能歸宗是項榮譽

章孝慈對此事的態度又如何呢？他過去曾對媒體說：

「認祖歸宗如能順利進行，我跟孝嚴沒有不接受的理由，但是目前情況倒也蠻好。」

「有很多事情，主觀的想法並不能改變太多，比如有一次，我在高雄工專演講，現場大約有一千多人，有位同學提了一個問題，他說：『章院長在你知道你的家世之後，你的感覺是什麼？』從來沒有人在那樣的場合問我這樣的問題，我只能把直接的感覺告訴他，我說：『自從知道自己的家世，而所處的又是另一種環境，只有感傷，強烈的感傷。而且會更強烈的自我要求，因為很多事情都不會改變，只有在傷感中自我要求加倍努力。』」

「蔣家家族對國家的貢獻相當大，儘管有許多不同的報導，但事實是事實，是無法否認的，因此，姓蔣是個很高的榮譽，至少我個人是這麼認為。」

儘管兩兄弟說辭委婉，但他們的心意已昭然若揭，對能否歸宗毫不在意，尤其在他們成長過程中飽受艱困，未受奧援，即使拒不歸宗，也是理直氣壯的，何況延母親的香火，也是名正言順。

章氏兩兄弟歸宗是蔣家私事，別人無法置喙，而今蔣家老輩人個個沉默，後輩又不開口，只好擱置。蔣經國雖是公眾及歷史人物，但他的家族私事別人無從插手，連國民黨黨史會也只有就事記事，無法主動使力。

### 外婆撫孤備嘗艱辛

論及兩兄弟長大成人的過程，完全是他二人外婆周錦華及舅舅章澹若的功勞。雖有

「皇親國戚」卻絲毫沾不上邊，甚而還要嚴守秘密，深恐別人知道。

論他二人的身世，可說人生不幸，兩人襁褓失母，在身邊唯一親人只有未嫁的阿姨亞梅，乾媽劉尊一，及他們生母的好友桂輝，由她們照拂。當時「謀殺」謠言紛紜，頭罩白色恐怖，亞梅等人也悽悽惶惶，恐遭連累，如果他們的母親之死，果真如歷史上的「宮廷謀殺」，則兩子難逃毒手，照顧兩子的人，當然也要首先遭殃，而唯一能保護他們的父親遠在天邊，無力照應，值此生死關頭，他們由桂林在敵機環伺下，搭汽車、坐火車、輾轉千里，轉道重慶，才回到南昌外祖母懷抱裡，其中艱險，而今思之猶不禁為之捏把冷汗。

兩人在南昌懵懂成長，七八歲時又遭另一次磨難，即在民國三十八年逃離大陸。當時他們的外祖母身無長物，無法離開南昌，到了緊要關頭，幸而有蔣經國的部屬王昇出現，對他們予以照拂，才跋涉千里，逃到廈門，原本欲在廈門等候他們在江西做縣長的舅舅章浩若，可惜直到軍情緊急，廈門危殆，尚不見章浩若到來，外婆只好率澹若等人攜兩子來台而卜居新竹。

當時的台灣，物資缺乏，百廢待舉，人民生活困苦，章家也不例外。他們的外婆周錦華手頭雖有點錢，但不知何時才能回家，所以也不敢用。終因坐吃山空，漸趨拮据。不過那時整個社會物質條件都差，衣、食、

住、行都大同小異，人人清苦，他們毫無特別，在這樣的環境下反使他們成長正常，不覺得生活苦。

可是這只是孩子們的感覺，大人則不一樣，他們的舅舅則需負擔家計，仰事俯畜一肩承擔，最初自己做包子、饅頭，在市場擺個小攤子，吆喝販賣，賺些蠅頭小利，以維生計，他們外婆則操勞家務，能省則省，百般節約。

平時，他們呼外婆為奶奶（祖母），舅舅為父親，根本不知另有父親。為了家計，真是難為了舅舅，除初期賣饅頭包子外，陸續還賣過鋼筆、襪子、塑膠皮帶等零星物件，後來開雜貨店更是無所不賣，小時候他們也幫忙舅舅，跑腿送貨，辛苦賣力。

他們家貧，兩兄弟買不起鞋穿，外婆常為他們做布鞋。在小學時代，兩兄弟跟其他小朋友一樣，都是打赤腳上學，反正同學們都一樣，反而覺得自在。孝嚴而今回憶覺得打赤腳的日子相當快樂，大家在滾燙或冰冷的馬路上賽跑，跑得相當快，毫無不自在。偶而回家外婆逼他二人穿她做的布鞋，反而覺得別扭。

他二人穿的衣服，在中小學時代，兩人都是一套黃卡其布制服，洗的泛白，還有補丁仍穿在身上，日用文具也是能省則省，偶而添一枝新鉛筆，興奮得不得了。鋼筆更是奢侈品，連想也不敢想。

孝慈當時最羨慕環境較好的同學有自行

車騎，既神氣又好玩，常想借來騎一騎，但多半不能如願。

### 生活困苦三餐不繼

他們住在新竹的住屋，非常簡陋，為日式木板房，跟普通軍眷戶一樣，低矮狹小，舅舅又開雜貨店，滿屋裡堆著東西。當時因為賣肥皂，留有許多空的木箱，舅舅靈機一動，在廚房堆起一個小小隔間，就為全家的「浴室」，用水壺燒些熱水滲些冷水，倒在水盆裡洗澡，後來換成鉛盆，用非肥皂，顯示生活在改善了。

章孝嚴說，早期有很多時間，他們窮得連米都買不起，經常向米店去除米，除過幾次，人家不肯再除了，只好改吃較便宜的麵粉，由舅舅自己做饅頭，或把麵粉攪成糊狀，加些青菜煮麵疙瘩吃。但仍然有十分困難時候，連麵粉也買不起，只好煮食帶殼的花生。往往他們放學回家，見舅舅在揉麵，則知道要吃饅頭，見報紙包一大包在桌上，便知是吃煮花生的日子。一顆顆的剝開來吃，一天總要上幾餐，才能應付肚子，這種生活經歷，兩兄弟認為對他們是種磨練，幫助他們及早認識真實的人生，而能面對任何艱難困苦。

章孝嚴表示：他們家只有一個房間，擺著兩張竹床，小的一張外婆睡，大的一張他和孝慈睡，從小兩人就推來推去，擠來擠去，直到高中都沒有分開過，所以兩人的感情

特別好。

念小學時候，兩人一同讀東門國小，因為同學多半是本省人，一張口就得說台語，所以兩人均能操流利道地的台灣話。升上初中後，他們家的一位姑姑呂華先在中壢中學擔任數學老師，他們想打好數學基礎，向外婆建議轉學到中壢去，由姑姑就近照顧，所以初中三年他們住在這個客家地區，客家話他二人也學會了。

### 家教甚嚴常遭責罰

外婆和舅舅，對他們極為疼愛，但卻不溺愛，無論求學和做人，要求都非常嚴格，每天要自動整理房間，打掃環境，穿衣、吃飯以及與長輩應對，都有一定的規矩。

章孝慈小時候調皮好動，非常討厭補習，但「奶奶」又強制補習，往往到老師家待了一下就溜了出來，跑到電影院跟在一個大人後面進去看電影，待散場出來，外婆及舅舅已經等在門口。他們早已料定此事，被逮回去後先要罰跪，跪完了，外婆還要耳提面命，再三叮嚀，務必使孩子了解為什麼受此懲罰。

家教如此之嚴，但兩兄弟坦承小時候並不懂得讀書的樂趣和意義。初中時代因為同學以農家子弟為多，大自然裡成長的孩子頑皮透頂，經常早上九、十點鐘即把便當吃個精光，中午趁上課空檔，溜到野外挖泥鰍、抓蝦子、生火烤來吃。夏天更跑到河裡去游

泳，整個童年充滿野趣，迄今回味無窮。

他們表示，少年時代生活儘管調皮好玩，但對功課仍不敢馬虎，初中時，舅舅要他們每天把學過的國文課及英文課抄一遍帶回來，否則零用錢拿不到。用心良苦的舅舅以為不管你懂不懂，愛不愛背書，抄一遍總記得一些，還可以練字。在如此嚴格要求下，早年兩兄弟雖未主動勤懇念書，但已埋下種子，到了高中以後，對讀書突然努力起來，到了現在，終於成為國家有用人才。

### 外婆逝世椎心瀝血

高中時，他們讀台灣省立新竹中學，在校長章志平德藝並重要求下，章孝嚴、孝慈和其他竹中校友一樣，都通曉樂理，喜歡運動，但在高三那年的民國五十年，他們遭逢大慟，最重要的支柱外婆去世了。

他們高三時外婆的身體已經不好了，經常鬧病，但她仍習慣早起，將茶杯上的覆布打開，擦拭桌椅迎接新一天的來臨。一天早晨他們醒來，什麼動靜沒有，急忙呼喚外婆，外婆早過去了。

外婆是他們成長期中的鋼柱鐵壁，供他們依靠得穩妥而紮實。由於在困苦中成長，外婆常告訴他們環境苦不重要，一個人沒有骨氣和志氣才是關鍵所在。

外婆生前，從未提及他們的身世，只說他們的父親是個正直勇敢的人，使他們沒有「特殊」感覺，平凡成長，而後身世揭曉，

衆說紛紜，他們也能坦然面對，不以爲忤，這都是外婆苦心保護之功。

孝嚴坦承小學時代曾有人引傳聞嘲笑過他們，發生過肢體動作。但此類事很少發生，對他們並未造成影響，直到外婆過世，他們才知道真相，但外界無人談起，他們也埋藏在心底。所以求學做事，跟常人一樣。

外婆的過世，使他們有椎心瀝血之痛，但逝者已矣，來者可追，兩兄弟唯有收起心痛，努力學業，以報答外婆。

他二人高中畢業後，同時考進東吳大學，不同的是孝嚴念外文系，孝慈讀中文系。孝慈後來轉入法律系，讀書過程較孝嚴曲折。

## 大學時期拖欠學費

過去孝慈回憶兩人在唸大學時，家中亦然窮困，私立大學的學費昂貴，加上生活費開支浩繁，常使他們陷入困窘，學費經常拖欠到學期過了大半才能勉強湊齊，好在當時的校長石超庸同情他們，准他們先上課，後繳錢，才渡過那個難關。生活費更是寅吃卯糧，那時他們在賃居附近的小店包飯，常無法把當月的飯錢繳清，小飯店的老闆是個大好人，也不催繳，飯菜照吃，對人也照樣客氣，但他有個方法，小店內備有小黑板，欠錢的人的名字都寫在上面，正字爲符號，欠一天劃一槓，繳一些錢擦掉幾槓，完全繳清才擦掉名字，章孝嚴兄弟經常上榜，有時欠

十幾天，直到舅舅從新竹寄錢來爲止。

房租也是一樣，他二人租住的房子很小，一開門正對廁所，只爲了貪便宜租下。每到要繳房租，房東即扯開大嗓門吼叫，兩兄弟沒有辦法，常要先躲起來再設法補上，沒有補上時，硬著頭皮住下去。至於學費，他們找老鄰居申丙先生作保，由申先生向學校立下切結，如果真繳不出，責任全由他負，這樣拖拖欠欠，年復一年，始讀完大學。

## 孝嚴由最基層爬升

他二人大學畢業後，章孝嚴成爲第十三期的預備軍官，在成功嶺及政工幹校接受軍訓，每到周末，總有官家子弟搭乘轎車離營，孝嚴卻無這個念頭，欣然混在平民同學中，乘公車外出。結訓後分到金門前線服役，任最基層的政戰官，直到退伍。孝慈因東吳法律系唸五年，當兵較晚，爲步兵科的預官。民國五十八年，章孝嚴考上外交特考，外交部把他送往比利時的魯汶大學專攻法文。同年十二月，他在比京布魯塞爾與相戀多年的黃美倫小姐結婚，當年他結婚時，參加婚宴的只有少數留比學生，喜宴是由留學生自己下廚做自助餐，整個婚宴花費僅兩百美元，連當時的駐比大使陳雄飛也是事後才聽說。

章孝嚴回國後，在外交部檔案室任荐任科員，後調歐洲司，再調任次長陳雄飛的秘

書。六十三年首次外放，任駐美大使館三等秘書，在華盛頓特區辦公。當時他原本外放舊金山，但該地華人太多，分子複雜，在暗中一直關懷他的蔣經國，當時曾派王昇前往勸阻，孝嚴只得去華人較少的華盛頓。此雖小事，但流露著濃郁的親情。孝嚴夫婦到了華府，爲了省錢，曾在同爲三秘的一位同事家中客廳，打了一個多月的地舖。

在孝嚴同榜及第的同年中，他擢升職務最快，但外交部上下無人不認爲他是憑真本事，硬功夫逐級爬升的人才，從未搭過「直升機」。民國六十五年，他受政次錢復的賞識，把他調任北美司科長，這是他外交官生涯的轉捩點，隨後，他寫「珍寶島事件論匪俄關係」論文，通過了甲等考試，立即成爲錢復的左右手，中美斷交後，他升爲北美司副司長，兩年後升爲司長。七十五年常次關鑄奉派出使沙烏地阿拉伯，他又遞補爲常務次長。七十七年一度盛傳他將外放駐沙大使，但他以人地不宜請辭，後來又傳他調任駐美代表，亦因種種原因未克實現。七十八年，李登輝總統始決定派他爲中國國民黨海工會主任而暫離外交界，一展辦理政黨外交的長才。

## 父子相見咫尺天涯

諱言身世的章孝嚴，在蔣介石老總統崩逝時，曾在未驚動沈劍虹大使情況下，請假悄然返國，到靈前致祭，又在奉安大典之前

匆匆返回任所。他生父蔣經國逝世，章氏兄弟暗中致哀，從不曝光，有朋友問及時，他回答永遠只有一句：「對不起，我們不談這個。」

章孝嚴身為外交官，不難與生父見面，每逢國外人士拜會，陪同人員中總有風度口才均佳的章孝嚴在，父子咫尺天涯，只能眼角關懷，此為孝嚴今生最愴痛的遺憾。

章孝嚴今生最感念的人物，首推外婆及舅舅，每談及此兩人即哽咽鼻塞，泫然欲泣。另外則是識拔他這匹千里馬的伯樂——現任外交部長錢復，經常關愛他的王昇，以及他敬愛的父親蔣經國。

### 孝慈矢志鑽研法律

與孝嚴比較，章孝慈的求學及事業不夠多彩多姿，他在穩健中發展，成長起來，孝慈考進東吳大學中文系，本想在二年級時轉讀法律，但當時想轉該系的人太多。卻只有一個名額，孝慈考了個第二名，沒有轉成。到了三年級仍然想轉，但一位老師告訴他，到這個時候再轉系，太浪費時間，不如安心念完中文系，把中國文學基礎打好，再去念法律，更容易吸收，了解也較透徹。加之他在中學時代，舅舅一直培養他們的古文根基，所以他讀中文系正是如魚得水，十分暢快。

其實他轉讀法律，也是受了一次刺激促成，在他大一那年，他們在新竹的房子被查

封，起因是舅舅向人借了筆錢，債權人並未告訴，而由另一人告上法院要求查封，使舅舅非常苦惱，欠人家的錢沒錯，但不該由另外的人去告，至於該怎麼回應，他沒有主意，買來一本六法全書看了半天不得要領，最後房子還是被封掉。

這件事使章孝慈興起一個念頭，就是讀法律，他心裡想：家裡如有人讀法律，就不會一籌莫展，起碼可自寫訴狀，了解基本概念，應有的權益即不會平白喪失，於是暗中決定轉讀法律。

轉系雖遭挫折，但他在大學畢業後當完兵，再回到東吳，從法律系二年級讀起，東吳法律系得念五年，所以他的大學生涯一共八年，得了兩個學士學位。

既學了法律，他決心對學業作長遠的規劃，準備在三十五歲以前，紮紮實實的讀書，於是他負笈美國留學，先在德州南「美以美大學」唸政治學碩士，再轉到杜蘭大學讀碩士及博士，直到民國六十七年才回國，剛好是三十四歲，跟自己的計劃符合。回國後，東吳大學正缺專任教師，端木愷校長把他請到東吳教書，他自此在學術領域中尋求發展。

章孝慈在美國求學時，每個暑假都要打工，否則無法應付生活。他首次打工是在德州，由一位住同宿舍經濟系的美籍同學介紹到建築工地挖地基，頂著德州大太陽幹活，十個指頭都磨出血，只好用OK繃紮住，強

忍著繼續苦幹。這種工作每小時三塊美金，待遇算是相當不錯，看在錢的份上，雖苦也要挺下去。

以後，他又陸續當過餐廳服務生，廚房裡的助手、啤酒廠的小工，也當過保全公司警衛，每天穿最小號的制服，帶著一把槍，四處巡查，每一小時打卡一次，這工作雖累，但可以利用空檔讀書，算是最理想的工作了。

### 法學博士表現出色

孝慈在學術界表現出色是比較法學專家，最初出任東吳大學法學院院長，後任副校長，卻是副教授當上教授後，就升為東吳大學校長了。初返母校即大力整頓人事，令人注目。他平時授課親切隨和，很得師生愛戴。早年一度想回新竹競選新竹縣長，但遭勸阻而打消念頭。

章孝嚴、孝慈身世之謎正式揭開後，他們與蔣家第三代的關係也逐漸公開化，雙方均承認「他是我兄弟」，相互關懷之情，溢於言表。

章孝嚴比蔣孝武大三歲，但兩人性格及作風迥異，孝嚴容顏酷似蔣經國，一模一樣的酒窩，親切的笑容極具親和力。蔣孝武卻難擺脫嚴肅的侯門色彩，這是因為兩人成長過程不同而生的差異。

章孝嚴回憶首次見到這位同父異母的弟弟，是大三那年，他上復興崗受訓，遇到剛



高中畢業奉命前來磨練的蔣孝武，巧的是兩人同團、同營、同房，他眼見這位「權貴弟弟」前呼後擁，十分威風，只有暗嘆命運不公，但身上都流著一半相同的血，因而對他

十分關懷。

蔣孝武任駐日代表時，辦外交算是半路出家，有些事還得向專家哥哥請教，所以與孝嚴常常見面，孝武後來得病過世了，孝慈

竟也在盛年中風，真是造化弄人。

或許，認祖歸宗仍是孝嚴心中最大的願望，但對目前的他而言，孝慈若能從昏迷中甦醒，應該才是日夜最企盼的事吧！



① 僑委會委員長章孝嚴（左）接受張承烈博士（右）代表底特律僑胞致贈紀念獎牌。

② 作者周谷（右）與夫人吳崇蘭近影。

